热点聚焦

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

□左凤荣

2014年，俄罗斯是在乌克兰危机、西方一轮又一轮制裁下度过的，加之国际石油价格持续走低，俄罗斯经济不堪重负，经济下滑、卢布大幅贬值，打断了俄罗斯经济复苏的步伐。面对困境，普京并不想改变政策，坚持与西方进行强硬的地缘政治对抗，俄罗斯仍要做世界强国。

争取国际话语权 为收复克里米亚辩护

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美国及其盟友指责俄罗斯此举为“吞并他国领土”，并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经济制裁，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关于克里米亚全民公决无效，要求保障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议，俄罗斯在绝大多数国家眼里显然处于非道义的地位。俄罗斯努力影响国际舆论，争取国际话语权。

首先，俄罗斯强调乌克兰政权更迭是“非法的、违宪的行为”，俄罗斯的行为是合法的。2013年12月17日俄乌达成协议，俄罗斯通过经济优惠使乌克兰放慢了西向的步伐，由此引发了乌克兰国内亲西方势力的抗议。2014年2月21日，在波兰、德国和法国的外长以及俄罗斯总统代表的见证下，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签署协议，基本上满足了反对派的全部要求，但反对派依然不罢休，2月22日亚努科维奇出逃俄罗斯。此事一发生，俄罗斯就公开谴责反对派不遵守协议，是“搞非法的、违宪的行为”，俄罗斯不承认乌克兰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的合法性。

其次，俄罗斯强调克里米亚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通过全民公决，决定加入俄罗斯联邦，普京在接纳其入俄的讲话中，强调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渊源关系，强调当年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是“私相授受”，并没有征得当地民众的意见。政变上台的乌克兰政府不能有效治理国家，俄罗斯族人权利没有被尊重，语言受到威胁，俄罗斯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普京强调克里米亚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正如当初乌克兰人举行独立公决一样。

再次，俄罗斯谴责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针对西方国家的制裁，普京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做法合情合法，他谴责西方奉行双重标准。在2014年度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乌克兰事件不是偶然的，是美国政策的结果。俄罗斯反对美国的双重标准，更反对无视俄罗斯的利益。

不只是普京，其他领导人，如总理梅德韦杰夫、外长拉夫罗夫等，也都利用各种场合，反复说明乌克兰街头“革命”，推翻合法政权是不合法的，俄罗斯尊重克里米亚人民的选择，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并无不当。

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的言行并非没有道理，在美国等西方强国的强势话语体系下，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掌握国际话语权。但这些话语还是被俄罗斯国内的民众接受了，他们认同普京的说法，支持普京的做法，普京因此获得了国内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从不睦发展到对抗

苏东剧变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选择“西向”，欧盟无疑比俄罗斯更具吸引力。冷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走入社会，他们并不像其父辈那样通晓俄语和对俄罗斯文化抱有好感。普京感受到了危机，因此，他把整合后苏联空间作为其第三任期的外交重点，提出在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组建欧亚联盟。俄罗斯不会接受乌克兰完全摆脱自己的影响，这引起了西方对“恢复苏联”的担忧。从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就一直不睦，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公投入俄进一步恶化了俄美关系。

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制裁俄罗斯，迫使俄罗斯让步，吐出克里米亚，停止对乌克兰东部的干涉，事实上难以奏效。普京不会放弃把俄罗斯建成“现代世界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心之一”的目标，不会放弃克里米亚，也不会放弃对乌克兰东部的影响。欧洲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在回潮，双方在进行实力、意志、价值观的较量，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短期内难以好转。西方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也影响了自身的经济，德国和波兰所受的影响最大。西方如何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中做出选择，是缓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关键。

普京政策得到民众支持 危机或成转机

2012年3月普京以63.6%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在莫斯科得票率没有过半，但在克里米亚入俄后，普京的支持率迅速攀升，获得了空前的高支持率，2014年3月末达到82.3%。尽管卢布贬值、经济下滑，普京的支持率仍居高不下，12月19—22日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85%的俄罗斯人对普京实行的政策表示支持，63%的人对梅德韦杰夫的工作表示满意。普京仍被俄罗斯国民看成是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人。

普京的高支持率表明民众对其政策的认同，外界的压力成为俄罗斯民族奋发的动力。西方认为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这种说法并不在意。在俄罗斯人看来这是恢复了历史的公正，是伸张历史正义的行为，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对于西方制裁和石油价格下跌带来的卢布贬值和物价上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能平静接受。

虽然俄罗斯经济遇到了困难，但比20世纪90年代情况要好得多，2014年俄罗斯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农业整体增长近6%，俄罗斯有3000多万吨粮食可供出口。为了提振本国经济，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俄政府拨款支持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向国家铁路、俄罗斯外贸银行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提供支持。从2015年1月1日起，俄罗斯石油出口关税每吨下调107.2美元。根据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新《反离岸法》，在俄的受控外国企业将申报未分配利润并向俄罗斯纳税。俄罗斯政府还确定了国企领导人薪酬的新条件，规定联邦国家单一制企业负责人的平均薪酬不得超过职工平均薪酬的8倍。

困扰俄罗斯经济的最大问题不是西方的制裁和油气价格的下跌，而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苏联时期留下的依靠油气和军火生存的经济结构仍然没有改变，尽管俄罗斯不断提出发展创新经济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但进展不大，油气企业的高回报率使资本很难向其他产业流动。西方的制裁和油气价格的下跌，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转型的外部动力，或许为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转向东方：战略还是策略

俄罗斯是个传统的欧洲国家，其发展关注的重心一直在欧洲，在目前的危机面前，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转向东方。

从国内发展战略看，俄罗斯比以往更重视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罗斯政府把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俄罗斯在21世纪主要优先任务之一。目前正在落实一系列有关改造和扩大上述地区运输、能源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计划。营造有利于吸引投资的环境，为那些在经济加快发展特区落户的新企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优惠政策，如：减免一系列税费；降低保险税率；简化海关制度，包括建立保税区；制定专门的土地和基础设施使用规则等。



从对外战略看，俄罗斯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国。2014年5月普京访华，宣布“俄中合作进入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中俄商定组建俄中投资委员会，启动两国加强在俄远东地区的合作机制。2014年，中俄在能源、交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中俄加强了在双边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中俄两军在联演联训、军技、反恐等方面将深化合作。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将共同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致力于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俄罗斯外交在西方受阻，在西方国家之外仍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从2015年1月1日起，欧亚经济联盟全面启动，除俄白哈三国外，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也将参加进来，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表示愿意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俄罗斯放弃了“南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天然气管道将通往土耳其，令欧盟始料未及。2014年6月，普京对南美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访问，同多个南美国家领导人就扩大合作举行了会谈。12月11日，普京访问了传统伙伴——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关于在未来十年加强俄印伙伴关系的规划》，俄印将在印度建立军备生产基地。

总之，尽管有外部的压力和制裁，普京仍然按照自己既定的政策治国，并没有改变强硬外交的意图。俄罗斯通过调整国内外政策的重心，努力化解危机，摆脱困境，实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俄罗斯能否在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实现崛起，值得进一步关注。

俄罗斯经济的困境

□王 勇

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国家带入经济相互依赖的巨大网络中。经济相互依赖存在所谓的“非对称性”，即不同国家对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对彼此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这种“非对称性”容易成为强势国家打击较弱的竞争对手的工具。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西方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正逐步显现，为我们认识经济相互依赖非对称性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俄罗斯经济出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首次萎缩，逼近危机，既有外在经济环境巨变因素的影响，也有自身经济结构致命缺陷的原因。西方经济制裁、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及以能源工业为基础的国内经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引爆了当前俄罗斯经济的危机，同时也加剧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

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制裁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面临西方全面制裁。2013年3月，乌克兰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东部发动独立运动，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对抗。美欧等认为，俄罗斯是导致乌克兰持续危机的幕后“黑手”，于是对俄罗斯发动了多轮经济制裁，制裁领域涉及能源、金融、军工等俄经济主要领域，俄经济陷入“严冬”。

西方制裁首先是金融制裁，目的在于切断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金融联系。由于俄罗斯依赖国际银行与信用体系较深，制裁使其国际融资能力遭受严重影响。金融制裁包括禁止俄大型国企在欧洲筹款、禁止俄国家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禁止俄银行利用万事达等国际支付网络等，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外贸银行、国家储蓄银行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等金融企业遭受重创。尽管西方并未冻结俄罗斯金融企业的资产，但是由于其无法从美欧金融、投资机构获得3个月以上贷款，遭受损失超过400亿美元。

全球油价大跌 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经济

几乎在西方发动对俄制裁的同时，全球石油价格直线下跌，将俄经济推向“严冬”。尤其在2014年11月下旬，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之间未能就减产遏制国际油价下跌达成共识，致使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油价下跌使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及外汇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引发国内外投资者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担忧。资本外逃及卢布大幅度贬值是这种担忧的直接反映。正如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指出的，俄罗斯经济最近一些年能够实现较高增速，主要原因是全球油价持续走高，从能源出口获得的收入大幅增加，而建立在原有油价基础上的俄财政预算显然再难实现。俄财政部数据显示，俄罗斯因油价下跌每年损失将高达1000亿美元。

在西方制裁与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下，俄罗斯出现严重的资金外逃。根据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前9个月俄资本净流出额达852亿美元，是2013年同期的1.9倍。预计全年流出资本金额高达1250亿美元， 2015年预计还将流出900亿美元。与此同时，穆迪等西方评级机构纷纷调低对俄主权信用评级以及俄七家主要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

俄汇率大幅下跌 经济前景堪忧

俄罗斯经济与全球经济通过能源出口及金融、投资等紧紧连在一起。卢布对美元汇率下跌是西方经济制裁的结果，卢布急剧下跌，同时外汇储备大为减少。卢布下跌导致进口下降，通货膨胀上升。俄央行实施外汇干预，也未能阻止卢布下跌的势头，结果只能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新政”减少了俄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可能造成的损失，但又进一步动摇了外汇市场对卢布的信心。卢布下跌导致居民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消费市场萎缩，贫困人数剧增，经济成长收缩。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俄经济衰退难以避免。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12月11日发布的报告，2015年俄罗斯经济将收缩0.7%，2016年将增长0.3%。世行的预测是基于2015年国际油价达到每桶78美元，2016年达到每桶80美元的标准做出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则做出了更为悲观的预测，未来两年经济增长无望。

针对经济危机，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对遏制危机的蔓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举措包括：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稳定卢布汇率；实施食品进口限制，保持相当的外汇储备；“大赦”俄离岸资本，吸引其回流俄罗斯，促进国内投资。但是，俄罗斯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难题则一时半时难以改变，包括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问题，垄断行业、对外资投资限制多、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影响投资环境的问题。

西方制裁 对俄罗斯经济产生致命威胁

西方制裁之所以对俄罗斯经济产生致命的威胁，主要是因为俄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能源部门。西方可以利用此项弱点对俄施压，迫其就范。

俄罗斯是仅次于沙特的世界第二大产油国，能源出口占俄出口总额的70%，俄超过50%的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有中国专家指出，俄罗斯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经济原材料化、出口原材料化及投资原材料化的“三化”现象。1995年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占整个经济的57.3%，2006年这一比重达到67.8%，2011年则为66.4%。

全球油价下跌总的来说是全球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国际市场对其能源需求下降的预期增强；另一方面，世界能源技术发生重大革命，美国本土油气水平压裂开采技术取得突破，促进了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陆上非常规油气产量的激增。2011年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2009年以来，美国扭转了石油产量下滑势头，2012年原油产量达到650万桶/天，产量创15年来新高。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并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届时美国将可能实现石油自给自足的目标。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改变了过去由欧佩克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油气供需局面，石油价格下跌成为难以避免的大趋势。正如普京总统本人承认的，油价下跌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他坦承，过去计划要做、说过要做的很多工作都未做到，包括经济结构多元化等。他估计，对于俄经济当前的困难，西方制裁的因素也只“占25%到30%”。这与美国公开宣称的导致俄当前经济危机的主因是其自身问题而非西方制裁的观点相一致。

西方经济制裁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两个因素叠加最终造成了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困境。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经济结构过于单一，长期以来过于依赖能源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经济多元化努力收效甚微。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俄单一经济结构性的脆弱性，那么，西方经济制裁与世界油价的波动是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俄罗斯经济基础的。这也许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启示。

俄罗斯 三得三失

□徐剑梅

2015年第一天，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启动。亚美尼亚次日加入，成为继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第四个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已批准入盟相关法律，确定5月1日加入。

这是新年伊始，影响欧亚地缘格局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一年多来俄西对抗不断加码、俄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大背景下，联盟按照既定时间表如期启动并扩员，意味着俄罗斯扳回一局，顶住西方压力稳定了其周边外交的战略空间。这是俄罗斯最大得分点。

从经济角度看，联盟由2010年成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独联体内最有成效的经济一体化项目演变而来。虽然如俄学者亚历山大·克诺别尔所言，联盟的成立基本上不会改变现状，因为大部分规则此前已经开始实施，但从药品、电力到能源、金融市场，都出炉了统一时间表，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这应是俄罗斯第二大得分点。

尽管“欧亚大市场”没有多少实质涵义，但从地缘政治角度，俄罗斯仍然大大得分。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是俄罗斯的传统战略伙伴，属于独联体内“最坚定的一体化拥护者”。亚居俄罗斯之西，位于外高加索西南，境内有俄罗斯军事基地，其外交走向关系到俄南部安全。吉居俄罗斯之东，位于中亚东北部，阿富汗战争中长期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是俄美在中亚共同博弈目标。扩员巩固了俄在“欧洲前院”和“中亚后院”的部分战略空间。

虽有此“三得”，但与最初的设想相比，俄罗斯亦有“三失”。这个“失”，是与“得”相对的“失”，主指失落和代价。

欧亚经济联盟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4年首倡。但激活这一构想并进行详细顶层设计的，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2011年第三次竞选总统时，专门撰文阐述成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期望借此在独联体地区“构建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海关和人文空间”，联盟“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一极，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之间发挥有效的纽带作用”。此后，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成为俄外交的优先方向。

俄乌两国总人口，相当于原苏联地区人国的3/4。从普京当初的构想来看，乌克兰作为“俄罗斯通往西方道路上的最大邻国”，是实现欧亚经济联盟、整合原苏联战略空间、打造俄罗斯与西方战略缓冲带的至关重要一环。但现在，联盟虽按时启动，乌克兰入盟的可能性却几乎化为乌有。没有乌克兰，要以俄罗斯为中心打造“统一的欧亚大市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克斯托克的大欧洲”，这篇文章如何做起？这是俄罗斯的“第一失”。

客观上，乌克兰危机与俄西对抗，直接导致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为启动联盟和扩员，一年多来，俄罗斯在相关谈判中作出重要让步，并明显加大“输血”力度。2013年12月，普京突访亚美尼亚并带去一揽子合作协议，包括从俄进口石油天然气等敏感产品的优惠。2014年，俄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5亿美元作为俄吉基金以推动吉入盟进程，当年先后提供9000万美元用于吉改善财政状况和发展经济，并承诺两年内向吉提供2亿美元以帮助其落实入盟相关措施。过去一年里，俄还向白俄罗斯提供大量贷款并降低了石油出口关税。

即便如此“放血”，在谈判联盟条约时，俄罗斯仍然不得不至少暂时放弃“添加政治成分”。诸如国际合作、移民政策、签证、出口监管、边界安全等内容，均未能如俄罗斯最初构想的那样被纳入条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更是再三强调联盟是“纯经济合作”，强调自身独立地位。联盟条约被彻底“去政治化”，为俄罗斯“第二失”。

需要指出的是，欧亚经济联盟本身，并非俄应对乌克兰问题和西方制裁的创新举措。从时间点来看，无论欧亚经济联盟构想的激活乃至其前身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建立，都直接对应着欧盟和北约东扩的脚步，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博弈背景。

2008年的俄格冲突，对俄西关系产生深刻影响。2009年，东欧国家捷克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抓住这一机会提出并推动欧盟实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6个对象国全部是原苏联在其欧洲部分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亚美尼亚均在其中。俄罗斯次年立即组建俄白哈关税同盟，并决定在关税同盟基础上建立与欧盟相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普京第三次入主克宫后着手推行欧亚经济联盟构想的另一大背景，则是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自顾不暇。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普京“激活”的欧亚经济联盟，出台时双方在外交言辞中都表示并不针对对方，技术层面也存在一定的对接可能性。但双方在各自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却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要求共同争夺的对象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乌克兰更是双方全力争夺的重中之重。在这新一轮俄西地缘博弈中，乌克兰最终失去平衡，遭到撕裂；亚美尼亚在一度徘徊之后，2013年9月正式选边俄罗斯，同时单方终止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谈判；俄罗斯与西方则深陷负面互动的循环，关系“断崖式坠落”。俄西关系今日局面，造成独联体内部裂痕加深，一些国家离心趋势加强，整合原苏联战略空间的许多策略和思路恐需重新估量，从长计议，此或为俄罗斯“第三失”。

在西方制裁和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也有新的战略考量。去年12月23日，普京宣布，欧亚经济联盟对所有邻国开放，不再限于独联体国家，还包括俄罗斯在东西方的合作伙伴。平等、务实和相互尊重，是普京对欧亚经济联盟基本原则的界定，也符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望有效对接，携手并进，共同打造欧亚经贸新的增长点。

邻居天造地设，无法搬走。地缘政治存在一天，地缘博弈便将持续一天。但博弈的重点，应当是努力实现良性互动、扩大共同利益，求取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合作的公约数。